

科學小說家

亞西莫夫 (Issac Asimov)

賴金男

一、逃入現實的科學小說

亞西莫夫曾經說：

「預言未來，是一件毫無希望，沒人感謝的工作；從開始到結束都帶着嘲笑，有時甚至是在被視為笑柄中結束！雖然如此；因為我寫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科學小說，有那麼多的預言期待着我去做，如果我逃避，我就是懦夫！」

亞西莫夫現在都被人要求去預言未來，這包藏了多少冒險，但是這要歸罪他於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就以科學小說成名的累贅！現在大家只知道他

的科學小說，其他的文章却常常被人忽視了。他說：

「在原子彈投擲了之後，一種對預見之明的尊敬轉向了科學小說。那些在一九四〇年代初就精確寫下原子戰爭的故事的人，自我解嘲或者像病理學似的，匆忙的去修訂了自己的思想！」

當太空之旅實現之時，輿論對科學小說更是重視了，科學小說的特性被視作先知了，而不是以往的逃避現實的消遣，一如許多其他的科學小說家一樣，這種改變帶給亞西莫夫一些滿足的感覺，他說：

「一直有一種逃避主義的文學形式，在這些現象別人尚未注視前幾十年就提出原子彈、人口過多、細菌戰、月球之旅等逼使讀者感到恐慌。如果說科學小說逃避，那麼科學小說是使人逃入現實的。」

二、一天寫八個小時一禮拜寫七天的作家

亞西莫夫是一九二〇年一月二日，生於俄國的彼特羅維契（Petrovich）小鎮，父親是在祖父的磨坊當會計師，一九三三年亞西莫夫舉家遷到美國布魯克林（Brooklyn），他的父親開了一間糖果店。

在亞西莫夫的父母店裏，他不准讀其他小說，但是科學小說却是例外，他的第一部創作是屬於「勇敢男孩」（Hardy Boys）冒險類的故事，他用鉛筆寫在筆記本上的！

亞西莫夫是一精力充沛的作家，他經常是一天寫八個小時，一禮拜七天！他解釋：

「大多數的作家都想找靈感和想出書，但是在這兩項事之間他們却不想什麼。」



亞西莫夫是徹底被寫作的實際行動絆住了，他打字的速度是每分鐘九十個字。

亞西莫夫十五歲就高中畢業，到哥倫比亞註冊讀化學，雖然，他繼續求學，但是他的主要興趣還是寫作，尤其是科學小說；一九三八年六月，他完成了第一篇短篇的科學小說，親自送給坎貝爾（John W. Campbell），當時，「驚奇科學小說」（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，參見「明日世界」第三十六期，「科學小說的過去，現在，將來」。）亞西莫夫回憶說：

「他（坎貝爾）從沒見過我，但他親自接見了我，跟我談了兩個小時，當晚就讀了我的小說，第二次把不用的稿子退回，並寫了兩頁信告訴我錯在那裏。之後四年，我一個月見他一次，帶去一篇新小說，他總跟我談話，提供我許多觀念，討論我的小說，並且告訴我對在那裏，錯在那裏。」

亞西莫夫把科學小說的革命性成功歸於坎貝爾，他說：

「他（坎貝爾）把充斥科學小說的老話題打破了，根除了那些使人起恐怖的低級的情節，掃盡了星期日增刊版式的科學！總之，他把科學小說被視為廉價雜誌的污點去掉了。於是，他要科學小說家懂科學，瞭解人！這是一九三〇年代許多定型作家所無法做到的要求……坎貝爾要一些著名的科學小說家強制退休，但是他要去填補這種空缺！於是，他在新一代的作家中找

新手，並且去繼承！並也使得那些廉價的文章變成了高貴的藝術。」

坎倍爾也曾經回憶說，亞西莫夫根本不知道如何寫作，亞西莫夫的第一部小說是完全無望的；但是坎倍爾說，亞西莫夫會說故事，「你能教一個小孩如何寫作，但是你不能教他說故事！」經過了十二次退稿，亞西莫夫終於一九三八年十月賣出了第一本小說：「逃向維斯塔是球」（Marooned off Vesta）。「趣味故事」（Amazing Stories）雜誌採用了這本科學小說，在其後的二十年，亞西莫夫幾乎在所有的科學小說雜誌中不斷的出現。

三、科學通俗化的科學家

寫作生涯並沒有妨碍他的教育目標，因為他感到光靠寫作無法支持的；第二次世界大戰在「海軍空中試驗站」（Naval Air Experimental Station）擔任一名化學師，一九四五——四六年又在美國陸軍短暫服役後，回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化學的研究，一九四八年獲得博士學位，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：「The Kinetics of the Reaction Inactivation of Tyrosinase During Its Catabolism of the Aerobic Oxidation of Catechol。」

亞西莫夫在博士學位通過後，並且在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做核酸（nucleic acids）的研究工作，直到一九四九接受波士頓醫學院的聘請去教授生物化學的課程；最初他只是一位助理講師（instructor），六年以後才升任為副教授——目前，雖然他不再教書，但是仍然擁有副教授的頭銜！他一面教書，一面不斷的寫他的科學小說，並且和其他兩所大學的同仁編撰了「生物化學與人的新代陳謝」（Biochemistry and Human Metabolism）一書。寫了這本教科書以後，他說：

「這使我想寫非科學小說的樂趣，此後我繼續為大眾寫科學文章，也感到非常大的狂喜！」

他寫了：「生命化學」製品（The Chemicals of Life），「煤的世界」（The World of Carbon），「血流」（The Bloodstream），「生命之溪」（River of Life），「聰明人科學導論」（The Intelligent Man's Guide to Science）等通俗科學讀本！他甚至又寫了一些歷史的書，例如：「羅馬帝國」（The Roman Empire），「近東——一萬年史」（The Near East: 10,000 Years of History），以及其他方面的書。到了一九七四年，他計算了一下所有的著作已經多達一百八十四本書。

四、建設三部曲

亞西莫夫科學小說著作中，公認最好的是「建設三部曲」（Foundation trilogy），處理了未來宇宙的帝國建立；建設三部曲中提到，人類要在未來一千年中花四百年的努力去修正歷史錯誤的趨勢，才可以回到社會更有利的軌道；這種富於史詩式的奮鬥，由一批勤奮的社會科學家組織在從事着，他們利用了一個偉大的利器，那就是「心理史學」（psycho-history），這是使預言變成可能的科學，是由某些社會經濟刺激因素而形成的廣大人羣的反應，而使這一科學有高度合理的準確性。

亞西莫夫的「建設三部曲」是受到史學家湯恩比的「歷史研究」（A Study of History, 1934）以及吉朋的「羅馬帝國衰亡史」（Edward Gibbon's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, 1776-88）所影響，這兩本書提供了歷史的推論和「循環文明的概念」（the concept

of cyclical civilization)——成長，成熟和沒落；外在壓力的挑戰和反應，以及「基本長程多面大型歷史趨勢」(the basic long-term multi-fold macro-historical trend)。然而他寫這套科學小說的真正原因，他自己的動機却有點奇妙！他說，有一次搭乘地下火車，他遇到了他恩師坎倍爾：

「在地下火車中，我沒有故事可以向他說，於是我試了一個把戲，這是我常常推薦的，我打開一本書亂翻，讀到一句話，於是集中精神於這句話一直有了一個觀念產生為止。那本書是吉貝特(Gibert)叢書，蘇利萬(Sullivan)的劇本，我無意帶着的。我打開了Iolanthe一幕，我的眼光剛剛停在那位仙女女王跪在 Private Willis of Grenadier Guards 前，我讓我的心徘徊，從這些手榴彈兵想到一般的士兵，又想到軍事統治的社會，再到封建制度，直到羅馬帝國的覆亡，等我走到坎倍爾前面，我就告訴他我要寫一本關於銀河帝國(Galactic Empire)覆亡的故事。」

建設三部曲的主題，強調了，如果烏托邦會到來，將不是經過一個改變過的環境，而是透過改變過的人心和態度。亞西莫夫把權力、自由意志，以及人最後的命運放在以天河為遠景中去討論。因此，許多大學教授很喜歡拿來當作鼓舞學生往深處思考的一個參考書。

五、一位不願離開打字機的作家

過去多年裏，亞西莫夫都住在波士頓郊外一棟農場式的房子裏，他的太太名叫 Gertude，他們是一九四二年結婚的，生有兩位孩子；目前，他和第二任太太 Janet 住在紐約市。

亞西莫夫身高五呎九吋，結實的體裁，有着一對藍眼睛，灰棕色頭髮；他談什麼問題都是滔滔

滔不絕的，他常常可以給聽他說話的人，許多有趣的故事和俏皮話，使得別人認為他是位自大有時是輕佻的形像。例如，他曾自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小說家，他會說他在大學教的課是波士頓大學學生從來聽不到的！在一個科學小說會議中，他常擁着兩位女性羨慕者，而繼續調戲第三位。但是他對一件事是絕對的正經，嚴肅——空氣污染。他會拒絕接受和抽着煙的人談話，雖然身上的衣服只扣了一個扣子，但是，他常說：「我不抽煙，謝謝！」

亞西莫夫對他的著作是最嚴謹的了，從不敢掉以輕心，他每天手寫二千——四千字文稿。他說：「我是靠內在的動力結果撰寫。」他很少旅行，因為，「我不願離開我的打字機！」

他不休止的智慧使他在許多題材上用功，但是，在所有的著作中，他的志趣仍然以科學小說最為穩定。他說，科學小說是建立在社會變遷的事實上。

「在某種意義上，科學小說嘗試了變化的各種尺寸，也嘗試進入這種或那種變化的結果，而且，用一個故事的形式，科學小說代表了民衆看法的結果，尤其在民衆還沒完全被變化悲慘的壓倒之前，這些民衆越來越需要有人指出變化的可能。」

六、結語——用人性的眼睛看未來

亞西莫夫以爲：

「科學小說作家是人性的眼睛 (the eyes of humanity)，……看着刺激的、危險的未來，不只是你我的未來，而是全部人類的未來。」